

地名探源

虞乡和解州的历史变迁

□李波

近期研究虞乡历史文化,发现虞乡、解州的根都始于解县,而此处的解县竟然在今临晋一带,后来才移至今虞乡、解州一带,顿觉惊奇,直到阅读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才解开了其中之谜。

千年前多为湖泊

1500年前,今虞乡、解州一带多为湖泊、水乡。《水经注》卷六云:“盐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涑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即张泽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

文章记述的三个湖泊,即今解州的硝池滩,面积125平方公里;鸭子池,面积50平方公里;虞乡西北的五姓湖(今伍姓湖),面积25平方公里。如果将这三个湖泊东西长加起来,总长35公里。也就是说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从硝池滩到五姓湖之间,几乎全是水,面积共计200平方公里。

同时,《水经注》中记载:“盐池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比较之下,可以发现三个湖泊的东西长度总和与盐池的东西长度相等,但面积要小于盐池面积。

清乾隆《蒲州府志》云:“鸭子池在五姓湖东,《水经注》所称东陂之晋兴泽也。王官谷诸水径流注此。通志云:东起鸭子池,西接蒲州孟明桥,六十里皆水乡也。”这就说明了自盐池东到五姓湖西,有长约80公里串珠状排列的大小湖泊,及大片的水苇地。

为何会有这么多水?在古代河东地区,中条山下自盐池至五姓湖之间有东西向的低洼地带,而涑水河是一条主要河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载:“涑水河出闻喜华谷,过周阳、左邑、安邑,经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入盐池,又南过解县东,又西南注于张阳池;涑水又西径猗氏县故城北,又西径郇城,又西南径解县故城南,又西南径张阳城东,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晋兴泽,西陂张泽。”

这里写明了涑水河经安邑后,分成两条自然水道,一条水流畅向南注入盐池,另一条水流畅向西经猗氏故城、郇城,两条水道最终都流向了张阳池,即五姓湖(今伍姓湖)。

运城城市盐保中心开展盐池水系调研,《走进涑水河》一文中写道:“史书中对涑水河古道的描述大致是:水出绛县、经闻喜,至安邑县冯村转而南下,经北相、曹允、曲渠后,形成几股支流,其主流向东流入黑龙潭,其余支流向西经王家营、长乐滩流入硝池,主流和支流从东西两面都流入了盐池。”

来自夏县的白沙河、各山峪的水,汇聚流入青龙河,向西流入了盐池。遇到夏秋季雨水多,盐池溢水后,就向西流到了女盐泽、晋兴泽、张泽,形成了大片湖泊,最后流向了黄河。盐水过后,留下了大片的盐碱地。

因为存在大面积的湖泊、水苇



▲解州关帝祖庙一隅 资料图

地及盐碱地,中条山诸多山峪形成了大片的砂石滩,没法耕种,这一带没有多少居民和村庄,也就没必要置县。古解县就设置在今临晋一带,北魏时期分为南解县、北解县。

清《解州志》记载了解州周边有硝池滩、六小池、城内滩、城东滩、长乐滩、东膏腴滩、洗马滩、南扶滩、卫诸滩、罗义滩等,皆属碱地不可耕也。清《虞乡县志》云:“《通志》称:虞为膏腴。其实膏腴之地不过十之一二,故虞乡水苇地八顷有余,又有为沙石所壅者,此亦沧桑之一变也。”虞乡周边有鸭子池、麻村滩、东滩、董村滩等滩地,水苇地八顷,就是800多亩。两部志书皆说明,即使到了清朝,两地依然存在着许多湖泊、滩地。

湖泊缩小,先后置县

为保护盐池,增加池盐产量,当地官员于北魏正始二年(505年),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开凿了永丰渠,隋大业间(605年~617年)修建了姚暹渠。《安邑县志》记载:“姚暹渠,古名永丰渠。源自夏县白沙河,经过安邑、运城,又西至解州,由虞乡西北入五姓湖。周齐间废。及隋大业间,都水监姚暹渠复浚渠以刷诸水,俾不浸池坏盐,亦利灌溉。统计渠长一百二十里。”

同时,对涑水河进行人工改道,自北相镇向西南流,经曹允滩流向西王滩;后来,又对涑水河改道,流向今卿头镇、枣圪塔,最后流向五姓湖;后在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再次改道,即今涑水河道。历经三次人工改道,涑水河远离了盐池,客水注入盐池量减少,盐池面积也缩小了。这也让硝池滩、鸭子池减少了客水流入,同时受气候环境影响,两个湖泊面积也逐渐缩小。

当时,盐池西边需要修堰护池,又因为盐池西运,解州至蒲州间修建了官道,缩短了运盐路途,官道上就需要设置管理机构。硝池滩、虞乡鸭子池水位降低,露出了大量的土地,因此就有民众前往此处开荒种地,人口随之增加,渐成村庄,也需要管理。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九年(613年),虞乡县自解梁故城(今永济市古城村)迁至今解州,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解县,又于解县西五十里别置虞乡县;贞观十七年(643年)解县入虞乡县,二十二年改虞乡县为解县,属河中府;天授二年(691年)析解县,复

置虞乡县。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解州成为解州,管辖三县。元至元三年(1266年)虞乡县并入临晋县,清雍正八年(1730年)复置虞乡县。

百里东迁置县,后又反复废、置,皆因解虞地域较窄、土地贫瘠,但又因其扼守要道,远控虞城,近掣蒲坂。解县因盐而立、因盐而兴,成为行政中心、盐运中心,兴盛达五百年之久。

由此,可以看出虞乡与解县颇有历史渊源,两县始于古解县,迁置于隋唐,发展于明清,后于1954年合并成立解虞县,1958年并入运城县,最后一同设为镇。

隋唐以来的发展

从现存文物古迹来看,解州关帝祖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永济扁鹊庙建于唐咸通八年(861年),永济董村戏台建于元朝。

虞乡柳氏家族最初居住在柳隐山上,后迁居刘家营村,从南北朝到隋唐年间兴盛了四五百年。

北周始建圆通寺,唐宋逐渐繁荣,七月庙会兴盛于明清。王官瀑布,唐宋诗人司空图隐居其间,让王官谷声名远播。

司空图《虞乡北原》有云:“泽北村贫烟火狩,稚田久旱犍牛耕。老人惆怅逢人诉,开尽黄花麦未金。”

虞乡有俗语:“麻村到董村,十里穿九村。”说的是自西边的麻村到东边的董村,十几里地却有九个村。九村相连,村与村间隔很近,张坊村与西卫村几乎连在一起了。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主要是因这一带地势较高,南北两侧都有河滩、水苇地,不宜居住。董村建村于唐朝,麻村建村于宋朝末年,这也说明这一带村庄可能建于唐宋年间。

清《虞乡县志》记载:“虞乡县所属三十一屯营。”这些屯营多为明朝军屯,逐渐发展成村,有石桥、土桥、黄旗营、曾家营、古市营、刘家营、东阳朝、西阳朝等,屯营所占之地多为荒地、湿地。后来,虞乡农场、伍姓湖农场和董村农场占用的都是沼泽湿地和荒地。

随着明清时期人口增加,解州到虞乡沿山一带,人们开始开凿窑洞,择水居住,山坡开荒,于乱石滩上开垦梯田,繁衍生息,逐渐成村。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透过地理看历史,可以窥见虞乡、解州的发展与变迁。

文化短笛

平陆县文物保护中心:
文物保护 宣传先行

运城晚报讯 4月2日,平陆县文物保护中心会同张店镇人民政府在古城村进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

虞国古城遗址位于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2013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是虞国都城所在地,文化遗产丰富,对研究古虞国历史及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假虞伐虢”“唇亡齿寒”等成语故事就发生于此。为了加强对虞国古城遗址的城墙遗址保护力度,教育引导城墙周边村民,该县文物保护中心与9户村民逐户签订文物保护承诺书,发放文物保护宣传画册,并现场进行法规宣讲,提升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村民守土有责的法律观念,在不改变村民现有居住状态下,严禁在城墙周边搭建棚屋、取土作业,维护古城墙历史原貌。

通过宣传教育,村民们积极争做文物保护宣传员,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中,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对文物本体的影响。(马博文)

文化动态

尺幅与千里

□王慧

永济史为舜都,古称蒲坂,具有“尺幅千里”之势的《登鹤雀楼》就诞生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自此,古蒲坂,新永济,一直都在生动地呈现着“尺幅千里”的诗意和新意。其中之一便是2016年1月开设并举办至今的“舜都讲坛”。

永济有着悠久的书院讲学传统。据统计,从唐至清,这里先后建有14所书院,或官或私,或大或小,均为赓续文脉、惠泽乡梓贡献了持续力量,薛瑄、吕柟、阎敬铭等文化巨擘、时代贤臣都曾教授于此。“舜都讲坛”虽位于永济市图书馆四楼的小小一隅,但在这8年时间里,一直延续着蒲坂大地的舜风舜韵,弦歌不辍,通过一期期讲座,带领广大市民穿越古今,品鉴诗文。

在“舜都讲坛”第100期活动中,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作《丹青国手的情怀》主题讲座。丹青国手马远祖籍永济,出身绘画世家,南宋宋光宗、宋宁宗两朝画院待诏,人称“马河中”。其艺术成就以山水画为最,作画布局简妙,线条硬劲,水墨苍劲,意境清远。在取景上,马远善于以小见大,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借以表现广大空间,故有“马一角”之称。这位永济籍画家通过“残山剩水”“以虚为实”,表达着他独特的故园之思和家国情怀,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皆为“静观平和”“尺幅千里”。

在讲马远及其画作时,主讲人杨孟冬采取了文、史、艺结合的讲述方式。他将马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之中,分析了文化之宋朝与现实之宋朝复杂而深刻的叠加关系,并以大家所熟悉的蒲剧剧目为例,使大家明白人物、历史事件与艺术的关联性。同时,他由点及面,清晰地为大家讲述宫廷画院的特点,讲述与马远同时期的刘松年和夏圭,使马远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具象起来,也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画作精髓变得丰富可感。

杨孟冬不仅分析了其画作的艺术之美,而且引导听众品读画作所隐含的马远对于时代变迁的深刻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两个小时的讲座,大家像是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马远笔下的那条小船,船上的人和船下的水都通过主讲人的还原,在人们心中缓缓地流淌着,马远画作中那巨大的留白和虚空,那没有画出来的江山与海水,幽思与深情,都历历可见,缕缕可感。讲座虽是讲了一个马远,其实相当于讲了三百余年的河中(蒲坂)史,真可谓“声情并茂”“尺幅千里”。